

## 春泥

□许昕雨(开江中学新星文学社)



有多久没回来过了?  
他跛着一只脚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心里默默思索着。

此刻,他脚下踩着故乡的土地。或许刚下过一场雨,土地是松软潮湿的,像一片云——他心里正有一种踩在云上的不真实感。

暮春的黄昏,暮云四合,晚风吹得人心痒。风里有泥土的腥味,裹挟着远处幽微的花香和清脆的鸟鸣。

是的,鸟鸣——这曾陪伴他度过整个无忧无虑少年时代的声音,这曾让他无数次在异乡的夜里辗转难眠的声音,现在终于重新回响在他耳边,婉转缠绵,喃语不尽。

他久久驻足,听着山雀欢快的啁啾,鸟声如洗,一如少年时。

重新上路,循着花香去。

路旁有野草,有鸣虫,有积水的青苔,还有勤劳的人家用矮篱笆围起的小块菜畦。再远处,是成片的农田,稻秧长势喜人,青得滴水。一川清凌凌的江水穿过稻田,流得静,流得缓,蜿蜒曲折,像乡愁,无尽头卧着起伏的群山,被落日映成了青黑色,几幢乌瓦白墙的房屋,影影绰绰地依偎在山前。

一切都还保持着他家那年的模样。

恍惚间,他好像还是那个懵懂的孩子,上树摘果,下溪捉鱼,在山野里一玩就是一天,在祖母的声声呼唤里,才跑回家去。那嗒嗒的脚步声,一直延伸到时光深处。他蓦然想起,祖母已故去多年了。

花香将他牵进大院。

大院其实不大,只住着三四户人家。跨过那截矮矮的木头门槛,映入眼帘的是几间平房,灰黑的瓦,土砌的墙。墙根有湿淋淋的苔痕。他看见自己魂牵梦萦的老屋——他生命的来处与归途。它简陋而普通,像一位淳朴的乡下母亲,盼着漂泊的游子。

屋前,一棵樱桃树在风中摇着叶片,密密匝匝的樱桃叶沙沙作响,白白粉粉的小花点缀其间。樱桃花期将尽,又遭一场春雨,地上铺了一层细细的花瓣。

他用饱经风霜的大手摩娑着树干,那些凹凸粗砺的纹路仿佛刻在他心上。

“都长这么大啦。”他想。他种下的时候,分明还是一株瘦巴巴的树苗呢。

那年夏天,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。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父亲,这个一辈子和黄土作伴的男人,高兴得一

们哪怕只看到一丝希望,也会努力挣扎。没有人生来完美,我们都不过是夜空中最最渺小的一颗星星,尽管渺小,却也竭尽全力散发自己仅有的一丝微光。尽管我们在他人看来也许一文不值,但请别忘了,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中最闪耀的明星。

有人说,少年心性最是浮躁,我却不能苟同。何为少年心性,意气用事又或狂妄自大?在大多数人看来,也许少年的代名词是轻狂,可并没有人去真正了解他们。少年从不被定

义。他们或许坚毅顽强,又或是自信张扬,尽管有过彷徨,但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少年永远是人类最可爱的模样。在我们看来,自己似乎无足轻重,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他人心中的渴望。回头看看,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与自豪。

时代的考题正在列出,我们的答题正在写就。可怕的并不是前路的荆棘,而是我们面对困境时的懦弱。心怀远方,自然悠长。若你决定灿烂,山无遮,海无拦。我始终相信,满怀希望才能所向披靡,坚韧不拔才是真正的勇气。十几岁的少年总是发着光的,少年不惧岁月长,向阳而生,战胜自己,便是最大的成功。

宿没合眼,将那薄薄的纸看了又看,读了又读。临走前,父亲领他在屋前种下了这棵树。

那时候,父亲说了些什么?  
他拼命回想,记忆里却只有父亲模糊的面容。仿佛就发生在昨天,却又遥远得像上辈子。

暮色渐浓,远处响起两声犬吠,接着是愈来愈近的脚步声,一道身影风风火火地窜进院里。

那是个男孩,十二三岁,单眼皮,板寸头,怀里抱着一只脏兮兮的足球,看见他,愣愣地,喊了声“叔”。

“你……你认识我?”他有些惊讶。

“我爸以前老跟我提你,我还在照片上看过你呢。”男孩顿了顿,补充道:“我爸是老史。”

老史是他的发小,也是单眼皮,也留板寸头,前年在工地上出意外,人没了。

“原来是你,”他拍着男孩的寸头,微笑,“你是小天——你读几年级了,功课怎么样?”

男孩不吭声,半晌才道:“我已经没念书了。”

“怎么……”他愣住了。

“我们这儿穷,条件差,村里的老师都走啦。”

“不读书咋能有出息?你只管读书,叔来给你们当老师!”他松了口气,斩钉截铁。

男孩被唬住了,“你——你上过大学,是城里人了,干啥要回来呢?”

干啥要回来?

妻子,那个与他相濡以沫十多年的女人也问过这个问题。

那是年前,他出了场车祸,躺在病床上,大半生的光景走马灯般从他眼前闪过,最后定格在家乡,他的心深深刺痛着。出院后,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回家。

妻子自然不答应,赌气说要离婚,她毕竟一直生活在城里。

他没跟男孩说的是,他这趟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村长,申请留村当老师。他想把孩子们送出大山,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。

“你呀,只管用功读书,你有出息,叔就高兴!”他望进男孩清澈的眼瞳,露出一丝狡黠。

男孩沉默地抿紧嘴唇,眼睛却“噌”地亮了起来。

他看着,心里酸酸的,有暖流淌过。

起风了。

风从遥远的山岗涌来,从四面八方涌来。蓦地,那早已遗忘的父亲叮咛在多年后的风里再度回荡——“你要认认真真念书,踏踏实实做人,离家再远,不要忘了根……”

不要忘了根。

暮色里,他忽然抬起袖子,抹了把眼睛。

最后一抹霞光照在樱桃树上,满树的花开得凄艳,有洁白的花瓣在风中打着旋儿飘落,以无悔的姿态散入尘泥。花落如雨,暗香如故。

## 父亲的死

□朱威名(福州大学中文系大一)

我的父亲不久前去世了。好多年前,他患了乙肝,由于他不吃药,乙肝转化成了肝癌。我至今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不吃药,亲戚们谈到时也只是说他倔。在我的印象中,爷爷是很少发脾气的,但他们说爷爷那些日子里摔坏了不知道多少个碗。

父亲的死已经是预料之中,他本来早该死去。在我十二岁的时候,医生就下了结论,我父亲活不过两年。可父亲一直活到了我考上大学,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活了六年。这里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父爱故事,也并不是什么医学奇迹,我想只是我们小乡镇里的那个医生水平不行。

尽管他在我的生命里有十八年的存在,我对他还是毫无印象。十二岁我就离开了我的家——那个我的小学老师们都希望我们逃出去的小村,我去了市里读中学。十八岁我考上了大学,在我眼中,家里人也并不感到特别喜悦。毕竟我不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。不过我父亲表现得尤其高兴,他那天甚至喝了点酒。

我对父亲的记忆很少,最大的记忆在我现在还在用的一个订书机里。这个订书机年龄比我大,我身上就没有它身上有的锈迹。父亲的葬礼上,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。我想起了庄子,我想我还是会照常生活,所以我在葬礼上大口吃肉。亲戚们对我的表现也无动于衷,他们都知道我和父亲之间没多少感情。奇怪的是,那天的肉有异常鲜香,我吃了一口又一口,从第一轮宴席吃到最后一轮。

其实,一个人死后,身边的人哪能那么快感到特别的悲痛呢?纵使也有难过,然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后事等着你去处理。身边少了一个人的迷惘,被这些琐事冲得淡淡的。我很开心有人能做到在葬礼上豪迈地大口吃肉,这样我也可以豪迈一把。而真正的惆怅,来自于当你向往日一样做事时,忽地感觉少了点什么。你沉下心来细细思考,才想起,原来是少了个人。而这个人,再也不能陪你创造回忆了。我很想像萧红死了祖父时那样说,“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,我想世间死了祖父,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;世间死了祖父,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。”可是,我不敢断言以后也遇不着同情我的人,就像那医生不见得能知道我父亲还活了六年。

上大学意味着要去更远的城市,一年只寒暑假回家。往后的大多数日子里,陪伴我的只有我和我了。可是母亲呢?我前面六年或许也这样过来,接下来不知道多少年或许还要继续这样下去。念大学、毕业、找工作……然而,留给我陪母亲的时间怎么就越来越少了呢?父亲死了,我远去了。往后的大多数日子里,常常能陪伴着母亲的只能是回忆了。

我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,这里的人我来之前不认识,来之后也不认识。但人和人总是相关的,这边的事和那边的事是类似的。我认识的人还是我以前认识的人,我知道的事还是我以前知道的事。我不止一次感到,我只是个观众,而这个城市的舞台上并不需要我。我想人如果出去漂泊半生最想念的一定是家。人的最终归宿应该是家,人就应该呆在家。

我不知道母亲那天在葬礼上有没有大口吃肉,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发觉那天的肉是多么鲜香。我经常反省为什么我会觉得那天的肉尤其可口,难道我不曾感到悲痛吗?可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曾吃过那么鲜香的肉了。

我从梦中醒了过来,原来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,我觉得这个梦有些过于真实了。梦是这样特别的一个存在,人生如梦,这是许多人早已有过的感受。一些过去不好的记忆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都可以放在梦里。什么事情只好再作评价了。鲁迅先生的《野草》里的好几篇文章不就正如此吗?我愿意把梦当作另一个世界,就像有人把文学创作当另一个世界一样。如果有人可以在小说里创造出按自己的意愿所运行的世界,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在梦中虚构出一个按我意愿进行的人生。

我不清楚那样鲜香的肉我是否真的吃过了。况且,父亲的死不是在我十八岁,而是在我六岁。我可以确定的是,父亲死了十二年,而至少母亲已经十二年没吃过那样的肉了,我也已经十二年没有那样豪迈过了。

## 向阳而生

□童语蝶(宣汉县凤凰双语学校七年级)

我始终相信,在每个阴暗的角落,总会有向阳而生的花朵。

我们都时常抱怨着生活的不如意,感叹命运有诸多不公。我们真正身处此境时,更值得思考的是,到底是何种原因造就了今日的结果。幸与不幸,皆凭心中一念。

董卿曾经说过:“勇敢的不是不落泪的人,而是含着眼泪继续奔跑的人。”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不时被各种挫折所打倒,我们需要承受来自于自身、家庭以及社会的种种压力,但我

们向阳而生,他们或许坚毅顽强,又或是自信张扬,尽管有过彷徨,但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少年永远是人类最可爱的模样。在我们看来,自己似乎无足轻重,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他人心中的渴望。回头看看,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与自豪。

时代的考题正在列出,我们的答题正在写就。可怕的并不是前路的荆棘,而是我们面对困境时的懦弱。心怀远方,自然悠长。若你决定灿烂,山无遮,海无拦。我始终相信,满怀希望才能所向披靡,坚韧不拔才是真正的勇气。十几岁的少年总是发着光的,少年不惧岁月长,向阳而生,战胜自己,便是最大的成功。